

CHINA

吴新财
著

爱的旅程

群众出版社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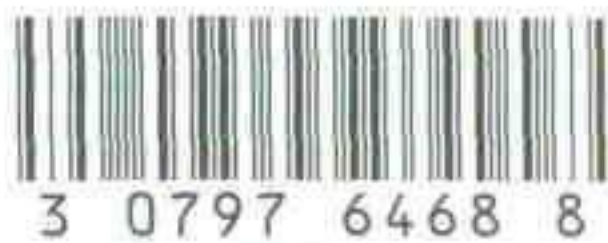
ZWJC
2003
I247.57
716

爱的旅程

吴心财 著



群众出版社





1

没有顾客来光顾雪花服装店的时候，年轻的女店主王西，就坐在店门口的红色木椅上，微闭着眼睛，背靠在门板上晒太阳。她怀里时常还抱着一只小花猫，小花猫和它的主人一样眯着眼睛，懒懒的，享受着阳光的爱抚。王西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小花猫身上那绒绒的细毛。表面上看，她是宁静的，慵懒的，好像是在肆意享受着午后的阳光。可事实上，她心里很乱。一件事正搅得她心神不宁。她心中有一个深藏了许久的计划，这个计划对她来说很重要。可是，她的这个计划只有在得到母亲柳郁兰和男朋友白文良的支持后，才能去实施。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简单，并且带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王西一直想去渤海市。她想去那里开创自己的事业。她的母亲和男朋友两个人都不支持她，而她又不想放弃这个计划。她与母亲的矛盾由此而生。母亲只有她一个女儿，母亲是不会让她到一个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的。她一心想说服母亲，说服白文良。她相信白文良是能接受她的劝说的，也会理解她的。可是母亲不能。母亲对她的劝说无动于衷。一直不理解，更不支持她。这很让她苦恼。



爱的旅程

王西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件事占据了她所有的心思。

太阳才偏西，就有阵阵凉风吹来，气温开始一点点往下降。东北的气候，白天与夜晚温差特别大。现在已经是四月，也算得上是春天了。正午时太阳还一片热烈，正午一过，就有丝丝凉意逼来。冷风刮过，王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她站起来，小花猫跳下去，“喵喵”地叫着，先跑到了屋里。她把椅子搬到屋里，准备关上门。她转过身时，门刚拉上一半，怎么也拉不动了。她回过头，背后站着她的哥哥王群。

王群上身穿着沾满油泥的黄棉衣，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旧裤子，进屋后抖动了一下双肩，显得有点冷的样子。他见王西没理他，就笑嘻嘻地说：“给我拿三百元钱，车的发动机坏了。”

“你那辆破车不是今天轮胎爆，就是明天打不着火，钱挣不到几个，还不够操心的，卖了算了。”王西见王群又是来找她要钱修车，气就不打一处来。

王群对王西的态度好像是习惯了，也不在意。他一扬手说：“少说没用的，我是来找你借钱，又不是找你要钱！”

“你每次要钱时，都说是借，你说说看，你哪次还了？”王西生气地说。

王群自知理亏，只好一脸的嘻笑。伸着手，一副不给钱他就不肯罢休的样子。王西心想，你有时间你就伸吧，我是没钱给你，转身往里面走。王群就跟在她身后，像个乞丐。过了几分钟，王西拿他也没办法，她拿过钱包，从里面抽出四张一百元的钞票，扔给了王群。不再理他。

要到了钱的王群，马上眉开眼笑地说：“还是我妹妹好。”然后大大咧咧地走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一脸讨好地说：“你不就是想去渤海吗？妈不让你去，你就拿我出气，晚上回家我帮你劝劝妈。我真是看够了你的脸色。”说完，满足地走了。



王西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她知道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母亲的态度。

王群走到了屋外以后，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转过身走回来，这次门只拉开一小半，把脑袋伸进来说：“跟你嫂子说一声，我回去得晚，不用等我吃饭了。”

“行了，你快去修你的车吧。”王西抬头看了一眼头在门里，身子弓在门外的王群，没有心情理他。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王群在王西眼里一直是一个很英俊，很果敢的男人。但是随着王西年龄的增长，她眼里的王群越来越不像个男人样。王群婆婆妈妈，优柔寡断的习性，简直让王西接受不了。她觉着可惜了王群一米七八的身材和一张国字形的脸了。王群平时爱干净，最喜欢穿西装，只要不出车，他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跟他熟悉的话，还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白领呢。其实他只是一个三轮出租车司机。出车时，他满大街跟着人家的屁股后喊：“坐车吗？便宜的。”或者是：“你上哪里去呀？我送送你吧？”单纯是这样，倒也没什么。最重要的是王群说这话时，也不看对方是打工的，还是很酷的城市追星族。他经常会受到人家的一顿奚落：“谁要坐你的破车。一边去！”面对这种情况，王群也不生气，一笑了之。他通常还跟人家笑嘻嘻地解释说：“小姐（先生）我对你服务到家还有错？”他一边说，他的那辆破三轮车，还在腾腾地冒着黑烟。碰到打工的还好说，碰到娇滴滴的小姐，不骂他神经病才怪。所以，王群的生意一直做得星星淡淡，不死不活，有时连油钱都挣不回来。王西瞧不上他。

王群拿走了王西四百元钱，让她心里说不出地疼，毕竟自己挣得不多。今天心情不好就跟生意有关。她连税钱也没挣出来。她拿出自己的账本，开始一笔一笔地算。她要对自己做了大半年的服装生意做一个总结。不算还好，越算越生气，她放下手中的笔，像个泄了气的气球，瘫在木板床上。好一会儿，她又猛地站起来，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透过玻璃窗向外看去，天色渐渐



爱的旅程

黑了下來，她看一眼手表，便匆忙朝屋外走去。雪花服裝小店的對面，就是公用電話亭。

公用電話亭的主人是一位比王西還小幾歲的女孩子。她跟王西比較熟悉，見王西走過來，就開玩笑地說：“王姐，又給白哥打電話？”

“送個秋波。別吃醋哦！”王西還她一個神秘的笑。然後，撥通了白文良辦公室的電話。接電話的正是白文良。她一改往日的柔情，冷漠得很。她不像是在給戀人打電話，倒像在給誰下最後通牒。她直截了當地說：“哎！晚上我在小店等你。有話跟你说！”

“什麼事？”白文良話語中帶着不想赴約的意思。

王西說：“見面再說！”

“今天晚上我有事，明天不行嗎？”白文良說。

白文良這麼一說，王西很是生氣。她說：“明天不行，我等不到明天！”

白文良聽出王西的語氣不對。他還沒來得急再說什麼，王西就把電話扣了。電話那端傳來嘟嘟的忙音。

王西回到自己的服裝店，心里煩躁不安。今晚她就要把積蓄在心中已久的夢想變為現實，讓白文良跟她一起去渤海。那是一個海韻椰風的城市，是不同於她所生活的這座北方城市的。這裡冬天冷得能凍掉下巴。春天氣候乾燥。她喜歡的夏天和秋天在這裡是那麼的短暫，裙子穿上沒幾天，就得脫下來。大半年都是在穿着厚厚的冬衣中度過的。身上穿的衣服多，臃腫得像個小企鵝。最主要的是王西想到渤海去尋找屬於自己的事業。那裡外資企業很多，就業機會也多。她很留意報紙上有關渤海的每一個新聞。報紙上打工妹成為白領的新聞，深深地刺激着她的夢想。她想別人能做的事，為什麼我不能做？別人能成為白領，為什麼我不能成為白領？何況自己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她不想虛度花樣年華。她不想在這座灰蒙蒙的城市里守着





这个不死不活的小服装店。别说她挣不到钱,就算是能挣到一些钱,她也不稀罕。她去意已决。

渤海,那座繁华、开放的大都市,一直在远方诱惑着她。那是她梦中的城市。那是她梦想的好地方。

王西锁上雪花服装店的门,直接去了菜市场。

菜市场与雪花服装小店只隔一条街道。正是下班时间,街道上人来人往。菜市场里几乎是人挨人。她好不容易挤到一处摊位前,匆忙买了芹菜、蒜苗、菠菜,一斤肉和一条活鱼,就往家走。她迈出的步子非常有节奏,高跟鞋敲在地面上发出的声音,像是音乐的伴奏。此时没有音乐,只有来来往往喧闹的人流。但在王西的身躯中,却好像有音乐一样的节奏和动感。那就是她心中奔腾的血液。这血液,在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狂奔。这就好像是在为她的果断选择而祝贺。

王西回到家,穿过客厅来到厨房,把手里的菜放下。她的嫂子邹荣娟正在厨房里做饭,看上去邹荣娟也是刚从外面回来。她抬头,看着王西说:“今天咋回来得这么早?”

“在那儿也卖不出去,急人,还不如早点回来了。”王西说完,转身回了客厅。

邹荣娟看了看王西扔在地上的菜,不明白她买这么多菜干什么。她心里这么想着,就从厨房里跟出来,进了客厅问王西:“你准备请客?”

“不请。”王西把胳膊上的小包放在床上,脱去了外衣。

邹荣娟仍然不解地问:“不请客,又不年不节的,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自己吃,不行吗?”王西一边说话,一边往厨房走去。她准备动手做饭了。

邹荣娟跟了过去,笑着说:“看你这副样子,就好像是过了今天,明天不过了似的。”

“嫂子,你说对了,明天不过了。”王西择着手里的菜,抬头

爱的旅程

看了一眼邹荣娟，见她不解，又接着说，“不在这里过，到渤海去过。”

邹荣娟仍然不相信王西说的话。

“作为一个女人，要是像妈那样活一辈子，真没意思！我想好了，在这不死不活的地方，还不如趁自己年轻，到渤海去好好闯一闯。”王西看着邹荣娟一字一句地说。

邹荣娟不反对王西去渤海。但她的支持也是有分寸的，总是话到为止。因为这件事对王西来说，是至关她一生命运前途的大事，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不能太轻率，太武断。她想了想说：“你年轻，出去闯一闯也行，要是不行，再回来也不晚。但是妈是不会同意的。”

“我一直这么想，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可发展的？妈还不让我去渤海。她那是老黄历了，看不得，也听不得。”

邹荣娟说：“你也别把渤海想得过好，渤海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说那里的环境要比这里好。妈不让你出去，妈也有妈的道理。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妈不让你去，她是怕你在外为难、受苦。你也该站在她的角度上想一想。”

“难？好像在这儿就容易？好像在这儿我就有好工作似的？”王西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邹荣娟把鱼放到了锅里，从锅里升起一股油烟。她用铲子一边翻着鱼一边说：“白文良同意你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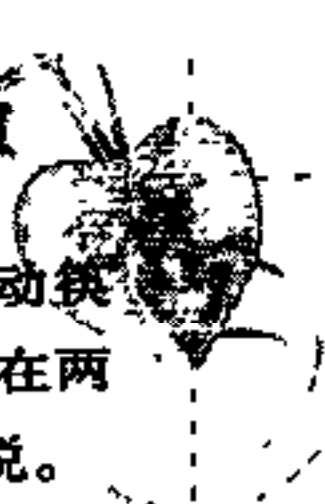
“他跟咱妈的态度差不多，也是个死脑筋！”王西笑着说。

邹荣娟对白文良是有些了解的。白文良要是同意王西的做法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是一个传统的男人，喜欢过安稳平静的日子，在邹荣娟看来，白文良是不会支持王西的。不过，她没明说。她婉转地说：“你还是要听一听白文良的意见，别因为这事你们闹翻了。”

“他要是跟我翻脸我就休了他。”王西笑嘻嘻地说。

邹荣娟和王西两个人在说话之中，就把晚饭做好了。





王西的母亲柳郁兰看着满桌子的菜，好长一会儿没动筷子。她的目光一会儿落在菜桌上，一会儿盯在王西的脸上，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琢磨着心事。她知道王西一定有话对她说。

王西看着母亲柳郁兰。这一刻，她的心里突然生出一股难受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她知道，以后，这样和母亲吃饭的日子是不会太多了。以往，她很少往家买青菜，母亲嫌贵。她们一家人成年累月吃咸菜。人活一辈子，活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委屈了。尤其是母亲，这一辈子一个人，把她和哥哥拉扯大，很不容易。她跟哥哥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省几个青菜钱，连便宜的菜也舍不得买，即使买了，也都是留给她和哥哥吃。母亲这一辈子活得很苦。她不想像母亲这样活下去。母亲过度的苍老，更让王西坚定了去渤海的决心。她知道当她真的把自己最后的决定说出来时，肯定会惹怒母亲。她不想惹母亲生气。但现在她必须跟母亲摊牌，别无其他选择。她看到母亲坐在她对面如此严肃的表情，就知道母亲已经把她的心事猜得透透的。于是，她尽量把事情说得委婉一些，希望母亲能够理解她的选择。因为，她终究有一天要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的。

王西的眼圈红红的，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拿起筷子，装做吃菜，但是，母亲还是把话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你真的要去那个渤海？”

“妈，渤海也不一定就不好。很多年轻人都去那里了。我不想一辈子窝在家里，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

柳郁兰把筷子一摔，说：“女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祖宗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女人不生孩子，难道让男人来生？”

“跟你说这些也说不明白，你那是老脑筋，现在是新社会。我有权力选择我自己的生活！”王西不想跟母亲闹僵，但话一出口，就成了这个样子，让母亲很不高兴。

柳郁兰是坚决反对王西去渤海的。

王西一提起渤海，柳郁兰几乎是神经质地摔了筷子，大发



爱的旅程

脾气。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过去了，但是渤海留给她的痛苦记忆她是忘不掉的。想到渤海，她就会想起柳郁南，想到她的这个弟弟。当年正是她的这个弟弟，把她从渤海赶出来的。现在女儿要去那里，惟一能靠的人就是自己的弟弟。她不想让女儿去找他。她对他充满了恨，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恨依然那么强烈。她想，就是吃糠咽菜也不能去找柳郁南。

柳郁兰说：“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我去渤海！又不是去柳郁南家！渤海也不是柳郁南他家的。妈！你别这么不讲理好不好？我是去渤海赚钱，又不是到柳郁南家讨饭吃？”王西坚持道。

“创业在哪都一样，好像渤海就能天上掉馅饼，就遍地生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柳郁兰气急了眼，饭也不吃了，站起身来，往自己房间走去。

邹荣娟赶紧跟了过去。她给王西使了一个眼色，又怕老太太有什么闪失，在她身后安慰道：“妈，你也别生气，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王西也不小了，她自己的事，你就让她自己去做好了。”

“她挣钱是好事。我是不想让人家看不起。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到人家的难处。”柳郁兰在她的房间里走了几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回到了客厅。王西坐在沙发上愠气，她不想理柳郁兰。柳郁兰却忍不住了，她站在房间中央气喘吁吁地又开始唠叨上了：“妈不是不理解你，妈是怕你去这么老远，有个病有个灾的没人管你。”

“反正我是决定了，我一定去渤海！”王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打算说了出来。

柳郁兰气得浑身直打颤，她就是说不动王西。她不得不退了半步说：“只要你不来渤海，去哪都行。”

“那好，我不去渤海了。我去深圳！总之，我就是不在这个破地方呆了！我在这里呆够了！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妈，你明白

吗？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王西甩着两只手，很是无奈地对着柳郁兰叫道。她觉得母亲真是老了，老得很难跟她沟通了。

“你骗我。你去深圳是假，去渤海才是真，我还没老糊涂！”柳郁兰揭穿了王西的谎言。

王西歇斯底里地说：“你跟我舅有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两个人！既然你跟他有仇！那我也不认识他好了。就算他走到我对面，非要跟我说话，我也会告诉他，我妈不让我跟你说话，行了吧？”

说完，王西摔门而去，一桌子菜凉了下來。这一顿丰盛的晚饭没能吃成。

柳郁兰彻底地败下阵来。

天完全黑了，楼道里没有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王西扶着楼梯扶手下了楼。一股冷风迎面吹来，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才意识到她已经负气走出了家门。她忙把上衣领竖了起来，然后沿着中央大街朝她的服装店走去。

王西父亲早年去世。母亲领着她和哥哥生活。两年前王西从北方服装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县服装厂当技术员。技术员属于干部，但不脱产。由于她上进，活泼，有组织能力，被县妇联看中。县妇联曾经准备调她去。但是在借调一年后，仍然没有正式调人。这时县服装厂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了，新的领导班子通知她，要么她正式调出县服装厂，要么她就立刻回厂上班。王西见正式调入县妇联无望，就回到了厂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技术员一职，早就被新分到厂里的一位大专生担任了。领导让她下车间，到生产一线当工人。她一气之下，辞了职。她在家呆了一个月，实在无事可干，就到市场上开了雪花服装店。开业后生意一直不好。她便萌生了出去闯闯的念头。广州、深圳、海南等城市轮流着在她的脑子里出现。她考虑再三，放弃了去这些城市的计划。为了能有把握，她选择了渤海市。她的舅舅柳郁南在渤海市。但她不认识舅舅，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舅舅，也没听母亲说



起过舅舅，只是一年前舅舅让一位到东北来做生意的老乡从渤海捎来了一大包沿海特产给她们，并留下了地址时，她才知道。她就决定去渤海，去找她的舅舅。

远远的，王西看见服装店的灯亮着。她就知道是白文良在那里等她。除了她，只有白文良有服装店的钥匙。她借着路灯暗淡的光，看了一下表，决定让白文良多等一会儿。她要考验考验他对她到底有多少耐心。她站在那里，抬头看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叹息了一声。

2

白文良接到王西的电话时，正准备跟张士同出去喝酒。两个人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都是采购员。科长出差去了广州。头儿不在，两个人什么事也没有，索兴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在屋里打了一下午的扑克。并约法三章，谁输了谁请客。结果，张士同输了。白文良想就此狠狠地“宰”张士同一下。他们刚要出去吃饭，王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张士同把王西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心想，又省一笔钱。白文良放下电话，对张士同说：“这回让你捡个便宜。”

“还是你的女朋友对我好，我一要请你客，她就不让。她这是在帮我省钱。”张士同完全是一副得了便宜卖乖的样子。

白文良说：“美得你。你以为你是大款、还是帅哥，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感兴趣？今天算你走运。下次一起算账。”他转身向外走去。

张士同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打着哈欠说：“好好对待你的女人吧。”

这时，下班的铃声响了起来。粮油加工厂的大门已经打开。这家企业是县里最大的企业，也是效益最好的企业。下班的工人陆续从车间里走出来。只一会儿工夫，下班的人流就涌到了厂门口。白文良裹挟在其中。不时有人跟他打着招呼，他也愉快地跟人家打着招呼。出了厂门口，白文良转到了一条小路上。他要晚一会儿到王西的服装店去。他在接到王西电话之前的一刻钟，还接到了母亲贺亚青的电话，母亲说赵绘在家里等他，让他早点回去。

赵绘是白文良高中时的同学，几乎所有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赵绘在追他。赵绘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她的一举一动，都说明她深爱着他。从高中一年到工作后的几年里，她一直拒绝任何男孩子的求爱，为这事她父母没少跟她生气。她却不为所动。

白文良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眼前一会儿是王西那张灿烂的笑脸，一会儿又是赵绘白领女孩的风范。老实说，在他向王西表白爱情的时候，他的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愧疚，他觉得很对不起赵绘这一片真情。他知道今天晚上两个女人打来的电话，都是让他做出最后的抉择的。他的母亲从他把王西领回家的那天起，就对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不赞成，执坚决反对意见。她是嫌王西没工作，家庭条件不好。跟赵绘比，贺亚青是很钟情赵绘的。她认为如果儿子娶了赵绘，那将是白家锦上添花的好事情。贺亚青希望儿子能娶在机关工作的赵绘，而不是娶无职业的王西。也许是因为心里乱七八糟的，以至于他走过了家门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白文良还不知道自己走过了家门。他转身折了回来。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他迈着沉重迟缓的步子上楼，推开家门时，看见母亲贺亚青正在厨房做饭。他换鞋时，贺亚青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示意他赵绘在屋里，一定要好好跟她谈。白文良对母亲这样做很反感，他不明白他跟王西恋爱有什么不好？他娶的是老婆，又不是工作。贺亚青看出他的意思，脸上的笑容没了，低声，但分明又是狠狠地说：

爱的旅程

“我就不明白王西有什么好的？我告诉你，赵绘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白文良看了贺亚青一眼没有搭话，转身进屋去了。贺亚青又去厨房做饭了。她是给赵绘做的。她在锅上炒了几下，又不放心似的朝客厅走去，轻手轻脚地推开门，伸进来半个头，看见赵绘站在窗前。白文良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翻着一张报纸。贺亚青讨好地笑了笑，给白文良使了一个眼色说：“你陪赵绘好好聊，我给你们做饭。”

如果不是贺亚青伸头说话，这气氛还要尴尬下去。顺着声音赵绘回过了头，她的目光正好跟贺亚青的目光相遇，赵绘说：“伯母，我坐一会儿就走。”

贺亚青说：“不行，你还没尝尝我做的饭呢。你先跟文良好好聊。”然后关上门，回到厨房继续做她的饭去了。

白文良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来，看着赵绘，对她笑了一下，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好再次坐下，又重新拿起了那张报纸，他眼睛盯着报纸，但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就在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慌乱时，赵绘开口了。她的话打破了两个人沉默多时的尴尬。她说：“你一直在回避我，六年了，我的心思只有一个，我拒绝过很多人的求爱，就是为了一个人；我的所有努力也是为一个人；我不停地学习，上进，不停地充实我自己，让自己变得优雅、有文化，让自己超过别的女孩子，我的良苦用心，也是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赵绘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她看见白文良正惊愕地看着她。在白文良的惊愕中，赵绘接着说，“因为我爱你。”

白文良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赵绘心中有他，但是如此热烈地表白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他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时候对她说什么话合适。他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他的眼神再一次躲开了赵绘热烈的目光，扭过头看着墙壁，没有底气地说：“我们不说这些好吗？”

赵绘不想再犹豫和含糊下去了，她听白文良的母亲说，王西要去渤海，让白文良也跟着去，这也正是她跟王西决战的最好时候。她要留住白文良，留住他从没开口表白的爱情。她相信白文良对她是有感情的。白文良进屋时的慌乱，就足以证明他还没有决定自己是走，还是留下来。她看得出，白文良是在她跟王西两个人之间犹豫、徘徊。所以，今夜，赵绘必须说服白文良。想到这儿，她大声回了白文良一句：“不！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说个明白，你也必须回答我！”

白文良背对着她。

赵绘一字一句地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她的爱充满了期待，这期待在她心里已经深深藏了六年。现在她已经不是期待了，而是积蓄已久的渴望。她渴望爱情的来临，她为了能得到眼前一直给她冷背的男人的爱，已经付出了六年的相思和等待。今夜，她要把这六年的付出全部索取回来。她不想再一味地付出了。她的付出是要得到相同的回报的。在爱情面前求爱与被爱是平等的。

白文良慢慢地转过身，他没料到今夜的赵绘能这么直截了当，这么寸步不让，这么咄咄逼人，让他别无选择。赵绘的这句话把他问愣了，问哑了。是的，他也在问自己，到底爱不爱她，又爱她什么？他张了张嘴巴，欲言又止，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赵绘。他的思维一片混乱。

赵绘突然抓住了他的手，摇晃着说：“告诉我，你爱我。你从来就没爱过别人，只是你被她的真情所感动；只是你不想让她伤心。你在欺骗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她是一个卖衣服的小贩子，怎么能和在机关工作的我相比。她有什么涵养，情调，就算是有，也是装出来的。如果你爱她，你娶她，你一生的幸福也就会在顷刻之间葬送了……”

赵绘还没说完，就被白文良一声粗暴的怒吼打断了。白文良说：“你闭嘴！我不允许你污辱她！”白文良可以不爱王西，但

爱的旅程

他不能允许别人来污辱她。因为愤怒，他的手在赵绘的眼前挥舞了两下，赵绘以为白文良要打她，吓得双手捂住脸蹲了下去。白文良激愤地在地上走了两圈，一股无处发泄的力量促使他抓起报纸揉成一团，又使劲地朝墙上摔去。赵绘不知道他摔什么，吓得尖叫了一声。白文良低下头，看着浑身打颤的赵绘，责怪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他是不想伤害赵绘才这样做的。他承认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成为他的妻子。他的爱只能给一个人。他的爱只能给王西。这样一想，他便觉得对赵绘又不太公平，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蹲下身，扶起了正在发抖的赵绘，用真诚的目光看着她。

白文良狠了狠心说：“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是一个木头人。我知道你在爱我，是那种用生命的爱。我却不能给你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你就不能理解深藏在我心中的痛苦。”

赵绘瞪大了眼睛，干脆地说：“这件事很简单，你可以离开她。她去渤海。你不去不就行了。”

“感情不是一块天空中的云彩，风一吹就走了。”白文良说。

听到这句话，赵绘六年来一直充满期望的心，再一次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中。她知道这就是白文良给她的结局。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仰面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接着，转过身，疯了一般向门外跑去，跑进夜色中。

一场没有开始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

贺亚青做好了晚饭，发现赵绘走了，只有白文良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她一眼就看出两个人是不欢而散。她带着责备的口气对白文良说：“是你把赵绘气走的？你说她哪点不好？”

白文良依旧站在窗前，背对着贺亚青。他不想跟母亲说这件事。贺亚青没有放过他的意思，又叨唠说：“我就不明白，那个姓王的有什么好的？还是什么金枝玉叶？”

白文良见母亲还在没完没了地叨唠，转过身，不耐烦地说：“她要走关我什么事！”

贺亚青生气地把饭端到桌子上。这一顿饭，两个人没说话，低头吃饭。白文良放下碗筷时，贺亚青不放心地说：“你去给赵绘赔个礼，她就好了。世界上再强的女人，也是需要男人哄的。你一个大男人跟她争什么高低。”

白文良知道母亲这是硬要把他跟赵绘往一起撮合。他扭着劲对母亲说：“我凭什么要去给她赔礼？”

贺亚青见说服不了儿子，摔了筷子说：“你同意也得娶赵绘，你不同意也得娶她，在我的眼里赵绘就是你媳妇。”

白文良对如此不讲礼和固执的母亲，顿生反感。他想起了王西的那个电话，便不再理会母亲，朝门外走去。

贺亚青不知道白文良是去找王西，她还认为白文良是去找赵绘呢，便追到门口，对着白文良的后背喊：“给赵绘好好赔个礼，她就好了！”

白文良嘴上应着，出了家门口，却拐向了王西的服装店。十几分钟后，他来到了服装店。屋子里一片漆黑，他就知道王西还没来。他拉开灯，仰面躺到王西的床上。他突然感觉到很累，这不是来自身体的，而是关于女人和爱情的。老实说他也是非常喜欢赵绘的，可是在他和王西之间是他主动追人家的，如果现在他放弃了王西，接受赵绘的爱情，他怕王西承受不住他的移情别恋。他现在有两种选择，可是哪一种割舍都让他难受。赵绘毕竟默默爱他爱了六年，这六年是一个女孩最好的花样年华，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这样的花样年华。他闭着眼睛，想睡睡不着，思绪像一团乱麻。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开门，他知道一定是王西来了，就假装睡去。

王西站在他身边看了好一会儿，以为他真的是睡着了，没打扰他，想让他睡一会儿。她深深地凝视着白文良那张斯文的脸庞，这张脸是没见过风吹日晒的，它透着不经风雨的斯文和一点点的贵族味。